

傳俠怪旗錢

蕭逸著

上册



一、悲惨世界 杀伐江湖

“爸爸！可怜可怜我吧……别再打我了……”

“小杂种！谁是你爸爸？我看见你就有气，你给我滚！我不能花钱养你这废物……”紧接着又是一阵挥打的皮带声，和骇人的鬼叫之声。在这寒冷的冬夜，声音那么清晰凄惨，令人闻之汗毛悚然。

顺着声音找去，那是一处小山，山下有几亩旱田，田边歪七斜八的有几间草房，用稀稀的竹篱笆墙围着。那断续的咆哮，和凄惨的孩子哭声，就由这草房内，随着西北风传遍了这整个的小山。正因为有些人是和西北风一样的无情，所以一任这孩子哭啼得如此悲惨，却从没有一个人问津，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打开窗户，探头出来看一下。

所以这凶汉更加暴虐，他用那只沾满了泥泞的大厚油靴，就象是踢球似的，把这孩子踢得在地上一溜翻滚，一面大声的叱道：“快给我滚，不滚我宰了你！”说着竟顺手操起了一口砍柴刀，赶上一步，正要挥刀砍下，却由一边扑叫着奔出一个妇人，猛抱着这汉子的两腿。

这妇人约有三十左右的年岁，体态轻盈婀娜，桃腮樱口，倒很有几分姿色。她抱住这汉子的腿哭叫道：“饶了他吧……你讨厌他就叫他走吧，千万可别杀他，我求求你老虎……”

这被称作老虎的凶汉，是一个四十左右，又高又大的黑汉，一脸络腮胡子。他象丧失了人性似的，大声咆哮狂跳着

道：“叫他走！马上给我滚……再不走我杀了他……”

这妇人仰脸哭泣道：“陆老虎！我想不到会改嫁给你……你好狠心，他虽不是你亲生骨肉，但我是他娘，你就真忍心把这孩子赶出去，可怜他才七岁，你叫他到那去？……”说到这里这妇人泣成一片，又抽抽道：“天这么冷……可怜他除了我这娘以外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……老虎你就饶了他吧……以后一定不叫你为他生气……”说至此，这妇人已哭不成声。

那被称为陆老虎的男人闻言后毫不动容，发出象豹吼一样叫道：“柳尚香！我告诉你，我要的是你，可不知道还带着这个小杂种，少给我整天抹泪的，我陆老虎可不吃这一套。你干脆说叫不叫他走吧？你不忍心赶，我就下手了……”说到这里一仰脸，瞪着滚扒在地上的那个衣衫单薄的孩子，一声怒叱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走不走？我……”他作势想挣开这妇人的双手，但是这女人是死也不放手，只急得陆老虎顺手打了这妇人两个耳光，竟使她顺着口角淌下血来……

墙边的孩子，他此时没有哭声，象呆痴似的注视着他的母亲，和他曾听母亲话而叫作爸爸的男人。看样子这孩子顶多六七岁。在这寒风凛冽的严冬夜，这孩子仅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小夹袄，透着红紫的肌肤和斑斑的血渍伤痕……

大大的一双眼睛，挺秀的鼻梁，使人可看出这孩子长得如何的俊秀，虽然半边脸已凝血而肿起老高，但是可断定，这是一个好孩子……

忽然那妇人鬼叫的扑向这孩子，泣道：“乖儿……走！娘带你一块走……我们离开这野人远远的……娘就是要饭也能养活你……”

这孩子闻言哭叫了一声：“娘啊……”竟自哭扑在这妇人的怀里。忽然一只蒲扇大的巴掌抓住了这妇人的头发，向后猛

一抡，就势飞起一脚，把这孩子踢出老远，紧跟着骂道：“你想走？这么好的事！大爷花了二百两银子，二百两银子……臭娘们你知不知道？”接着左右开弓，蒲扇大的巴掌，就在这妇人的脸上象暴风雨似的开了花。

也不知是什么勇气，竟使这孩子由地上一翻而起。他跑到这疯汉的身后，两只鸟爪也似的小手拼命的抓着这个黑汉的背，哭叫道：“快放开我娘！快放开我娘……我马上就走……”

这野人闻言，忽然冷笑的回头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你走，你走了就没事了……”

那妇人哭嚷着道：“乖儿……你不能走！娘只有你这么个儿啊……”

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孩子并没有再听他妈妈的话。他用那冻肿得象红萝卜似的小手，擦着流出来的泪，一连退后了好几步，泣不成声的道：“娘……我不走，他会打死你的……娘！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来接你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他用手一指比他强大十倍的男人，最后这一句话，竟自音调高亢，然而他毕竟知道眼前的人，实力比他自己强大得太多了，本能地转身跑到门口。出乎意料之外，这陆老虎却没有追他，也没有再打他的妈妈，竟然仰天一阵狂笑，象暴雷似的笑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！算你有种，老子就等着你的，你娘你可以放心，有我在一天，她走不了，我可舍不得叫她走，赶明几个，还要给我养一个胖小子。”接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。紧跟着就听见那妇人狂叫了一声：“儿啊……你不要娘了？”

这陆老虎再低下头一瞧，风门洞开着，这孩子已走了，只是他娘还扒在地上哭成一片。陆老虎得意的一抬腿，把那扇门给踢关上了，一展浓眉，笑哄道：“心肝……别哭了，以后就好了，我再也不会打你一下，唉哟……看你哭成这个样

手，真是。”说着抱起了地上的孩子，用他那长满了胡子的脸在这妇人如玉的脸上擦来擦去，一面又进了另一间房子。这少妇只是啼哭，……如此这一幕悲剧，似乎暂时结束。

原来这妇人本名柳尚香，原是一白姓大宅中一小妾，可怜自从被主人收房后不及三年，这白老爷就染病而亡，却养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如云，也就是那挨打的孩子。

这柳尚香因早日倍受丈夫宠爱，大遭众妻妾妒恨，故此这位老爷一死，众妇人竟买通宅内账房先生暗以白银二百两，将她出卖给外县一种田的野汉。这汉子就是那陆老虎。

四年来，可怜的白如云，就在这继父毒打叱骂暴虐之下过日子。他那纯真的心灵中，自幼就酝酿着冷酷与无情。他恨陆老虎，恨不能吃他的肉，有时候他甚至也恨他的母亲。

终于他离开了这个家，象呆子一样的，不知道冷，也不知道痛，有一步没一步的往前走着。

午夜的风，就象箭一样的刺戮着他的肌肤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，他仰头瞧着眼前的山，心想：“常听人家说，山上都有庙，庙里一定有和尚，和尚都是好人，我去找他们，求他们给我点吃的，让我住一夜吧……”想着他果然手脚並用的往山上爬去。

似这样一个时辰后，果然被他爬到一处石丘。这地方一望全系白石，高矮不一，错布林立。再往山上爬，黑森森的一望无际，枯藤纠葛，时有狼嚎之声。白如云到底才只有七岁，触此情形，竟吓得哭了起来。同时全身已快被冻僵了。他爬到一块大石之后，借以挡住那刺体的冷风，脑中充满着害怕和仇恨。他想：“我是要死了吧……”忽然一阵呻吟之声随风传入他的耳中，吓得他机伶伶的打了个冷战。再仔细一听，果然有一阵断断续续呻吟之声，这一下子他可听清楚了，

不由顺声望去，这声音就发在不远的一块大石之后，吓得他也不敢哭了。

隐隐听到那呻吟之声又起，并不时加上几声咳嗽。这使他听清了，那决不是鬼，是一个人。

他想到：“难道这半夜里，野山上还会有人？这人还会比自己更可怜！”

想到此他颤声叫道：“是谁在哼？”那人没有理他，依旧哼着。半天才听那人哼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快过……来！”白如云闻声精神大振，忙走到那大石之后。此时明月复出，如银的月光照着这石下的人。白如云触景竟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你你……是人是鬼？”

月光下这人竟是一个面黑如漆，唇红如火，头上乱发披拂，腮下疏落落生着一股山羊胡、身材瘦小、披着一件黑色道袍的怪状道人。这道人闻言乍开双目，射出两股奇光，阴沉沉的一笑，道：“胡说……八道，我要不是被这……怪蟒受了重伤，非打死……你这小鬼不可……”

说完话又闭上了眼，独自哼着。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擦了一下鼻子道：“那你是一个老道是不是？你受伤了？伤在什么地方？我也有伤……”

这怪道人有气无力的又睁开了眼，看了一下眼前这小乞丐，果然是衣不遮体，伤痕累累，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鬼！你过……来……你受的是轻伤死不了……我可不同了。”

白如云呆看一会点头道：“好！我扶你起来，我们下山找大夫……不过我可没钱……”

说着一跛一拐的走近了那老道。这老道容他走近了以后，猝然一伸手扣在他的小手脉门之上。白如云顿觉全身麻软无力，上下相战。这老道咳咳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小鬼！你听

着……我一只腿被怪蛇咬了，不能动，可是我手还能动。你是想死想活？”遂松开了手道：“你已经被我扣死了五脉六阴，除非我解救你，否则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不过你如给我作些事，我不但可给你解去，并且同时也可给你看好身上的伤，你愿不愿意，你快说。”

白如云心中一怔，再看这怪老人一只右脚，果然肿大如水桶一般，心知这老人说话不假，当时冷冷的说道：“老道！你要我作什么事，快说，我只是愿意给你去作，并不是怕死！”

这老道闻言似也一怔，他没想到这孩子竟会说出这种坚毅的话，当时脸一红，阴阴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吧……我只要你到那边给我找一桶水，别的就没有你的事了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说着那深凹在眼眶的一双眸子闪闪的发着光，视着白如云目不少瞬。

白如云这一仔细看老道，愈见其兔耳鹰腮，鸢首枭面，简直是世上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怪人。但他心中不感到害怕，闻言后点头道：“就是这点小事呀，好！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水。”

怪老人点点头道：“小东西……这才听话，乖！”

忽然这孩子闻言大叫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什么听话，乖！我最恨听这话……老道！你要是再说这些，我就不再管你了，让你中毒死了算了！”

这道人闻言猝然大怒，手才一抬，眼珠一转，不由又含笑着放了下来，心中惊奇，暗忖：“这小子的个性，倒是蛮对我胃口……”想着冷冷的笑道：“小子！好！听你的！你可得快点来……”说着，由身后革囊内掏出了一个皮袋，迎风一晃，已展开为一圆桶状的皮囊，递与他道：“只要这一袋水就够了，小子！你要是敢偷跑，到天边我也能把追回来……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不是说我要是跑了，不出一天就会自己死么？那你还追什么的？”

那老道一怔不由笑道：“对！我却忘了……”

白如云提着这水袋转身就走了。老道瞪视着这童子，心中透着一线希望。渐渐这小孩消失了，忽然他自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小鬼是不会回来了，我上当了……”

忽然不远处一物徐徐而至，边走边哼着，果然这孩子回来了，双手提着一皮袋清水。

这怪老人见状大喜，一面接过水，笑道：“好小鬼！可难为你了，来！我给你把穴解开吧。”

白如云冷冷的退后一步道：“老道！你不要吓唬我了，我知道我死不了的，你根本就没点我什么穴道。”

这道人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好一个聪明的孩子！”当下，笑了笑：“好小子！既如此，你来帮我好好把这腿洗洗，等我治好了腿，再给你谈谈，你这小鬼头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如云一面趋前扶老人坐正，一面摇头道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老人皱了一下眉，遂道：“你家在哪？”

白如云冷冷的道：“没有！”

这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好得很！你父母呢？”

白如云眼中流泪，慢慢摇摇头道：“没有……都没有！老道！你别问，我给你扎好腿，我还要上山呢！”

老道一面由袋内取出一只羊脂瓶，倒出了一些白粉在水内，一面皱眉道：“上山？你上山干什么？……这山上连只鸟也没有一个。”

白如云不由一怔道：“和尚呢？”

老道伸手摸了他头一下摇摇头道：“废话，哪来的和

尚……”

白如云不由低下了头，半天他咬着嘴唇不发一语。

这时就见道人由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拔出鞘来精光四射。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拿刀作什么？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你不要管，先让我把裤腿卷起来再说……”

白如云听他的话，把他那大裤腿卷了起来。原来那一只小腿，全都乌黑溃烂了，发出阵阵的腥味，令人嗅之欲呕。

老道以手浸入水中往那烂腿上浇着，白如云忙为他洗着，道人笑道：“这么臭你不嫌脏？”

白如云冷然道：“臭有什么关系？”

怪道人微笑的点了点头，遂道了声：“你闪开了……”

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猛见他挥动手上那口匕首，白光闪过，一片丝丝声，这道人竟象削木头一样的削着自己的那条腿，刹时之间，竟削得仅剩了一根白骨，这道人居然连眉毛都不皱一下。

看在白如云眼内，心中起了一阵极度的崇拜感，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意快感。~~突然~~他竟觉得这貌相狰狞的怪老道人，和自己太投缘了，今后如果能常和这道人在一起，倒是一件痛快的事。想到此不由走上前一步，笑咪咪的道：“这到蛮好玩的，老道，要不要我帮你。”

这道人正在削肉剔骨，去那鳞毒，闻此言后心中又是一动。再一回头，发现这孩子竟是面带笑容，居然毫无侧隐的神情，不由眼珠一转，遂有意把手中匕首递与他道：“好！你就帮我用这刀小心的刮这骨头，要把黑色刮掉成为白色才行。”

白如云接过刀连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遂笑咪咪的双手持刀，嚓嚓有声的刮了起来。

这道人目睹此景，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楼大中呀楼大中，你四十年来想找衣钵传人，今夜才如愿以偿……”言罢竟自以手揉摸着白如云的头，咧开如血之唇，声如夜枭的笑了起来……

这一笑，不由笑得白如云莫名其妙。此时这老道自他手中接过那口匕首，把手中玉瓶倾往那白骨上洒下，遂撕衣为带。白如云帮助他包扎好。

这道人道：“你的伤，~~我们回去~~再看，不要紧。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回去？~~回哪里去？~~”

这怪老道咬着牙道：“回~~西川青城山~~……你愿不愿意跟我去？”

白如云大喜道：“我愿意，老道你真好。”

这道人扶着他笑道：“我们这就走。”不想才走几步，竟由道人身后噗通一声，滑下一物。

白如云拾起，见是一黑光闪闪的套子套着一杆颇为沉重的东西，不由问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道人点头笑道：“你打开看看。”

白如云果然用劲把它抽了出来，竟是一面用极细钢丝编成的一面铁旗，展开来黑光净亮，闪闪耀目。旗杆长有二尺五六，一色紫红，也是紫光净亮。旗尖为一菱形白刃，看来似颇锐利。白如云不由双手举起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一面铁旗呀，要这干什么用？”

道人呵呵怪笑道：“不错，它是一面铁旗，不过是用九合柔金丝所编。小鬼头，它就是震惊天下的紫金旗……是一把最能杀人的好家伙，走！我们走。”

这道人卷好铁旗往背上一背，一手夹起了白如云，单足纵处，就象一只巨象，星驰电闪似往山下扑纵下去。霎时，/

竟没了他的踪迹，只有天上的寒月，依旧照着山野，西北风依然无情的刮着……

四川省，位于我国西南内陆，境内多山。有大山诸如大雪、大凉、大娄、巫山、大巴，环峙四周，大多峰峦峻秀崖壑迥环，林树森森，参天蔽日。入米仓绕摩天，大雪二山，更是山重岭复，往往有隐蔽数百里的原始林木，黑压压不见天日。林谷之中，每生珍兽异禽，栖息游衍，四出觅食，可谓之奇险之地。一般山林逸士，不是来此选胜登临，猎豸往来，再不就是觅地幽隐。

但自来求静反动，却不能尽如人意，况乎木秀风摧，名高见嫉，有时难免生出一些事情来……

入秋以来气候转凉，从陇西山地刮来的“卷毛风”，连日来使这秦岭官道上的旅客不胜其苦。这种风起时漫延千里，黄尘万丈，声如豹吼。尤其是这条官道上，全系碎石铺地，吃这“卷毛风”一刮，都席卷而起，一发千百，中人如箭，端的是厉害无比。所以连日来这条驿道上鲜有人迹，只有这呼呼的风，卷起地上细石打在草木之上，发出沙沙之音……

这条山道本甚宽敞，但一入隘口，山势转峻，奇石错落，峭壁千仞，这山道也就窄多了，仅容三骑並驰。再往前就更窄了。然而它是入川必经山路，尽管奇险无比，却常有一些商旅镖客经过。

黄昏的暮色点缀在这一片山林小道上，显得静寂异常。除了那呼呼的风，还是一个劲猛刮着，这一望如龙蛇伸缩的小路上，竟是没有一人……

忽然风声中传出一声长吼，紧接着这吼声断断续续，隐约可闻出那是：“镖——镖——”

“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”声音嘶哑如吠，紧接着就有一骑枣红马由这山隘口转入山道。这人双手按唇呈喇叭形，正在如上的吼着。待他走近乃有五六丈之后，才又由这隘口转出一骑人马，一色紫缎风衣，内着紧身衣裤，连续驰出竟有八人之多，都是佩着鲜泽的兵刃，碰在皮鞍之上，发出铮铮锵锵的鸣声，暮色里更显得这八骑人马太神武雄壮了……

在这八匹人马之后，竟是一列十辆漆黑镖车，全系独轮带着推手。每车都由一年轻的小伙子推着，镖车上俱插着一色漆黑三角小旗。旗上是“秦顺”二字，迎着这疾劲的卷毛风发出拍拍之音。

最后又出来了二匹骏马，一黑一白。白马之上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青巾扎头，凤眉杏目，桃腮樱口，身着一身水绿薄缎紧身的劲服，外罩猩红的长披风。马颈上悬着一口黑穗长剑。真个是风姿飒爽，秀目澄波，好娇秀绝伦的一个姑娘！

那匹黑马之上却蹬鞍隆背坐着一个老人。这老人年纪可有七十出头了，雪白的长须被风飘到了颈后，两道又厚又长的眉毛，双眉之下那双眸子又细又长，开合间神光十足，令人不敢逼视！

这老人一身青绸秋衫，两只大袖上卷一半，露出一双细白的手臂，足下是一双布质便履。偶视之，只疑这老人是一山林逸士，出外游山玩水，却不知他竟是名扬大江南北的王牌镖王金剪手伍天麒。他自出道以来，多少绿林中不可一世的怪杰，都丧命在这老人的双掌之上。武林中水旱各道，提起此老来，真个是不寒而慄！

这伍天麒声望之高，武技之精，已使一般绿林道中人望

风披靡，只要有这老人那面金剪镖旗所过之地，简直是通行无阻，从没有任何人敢轻捋虎须。尤其是近十年以来，他又上了年纪，可以说他自己从未押过镖，再大的银镖只有两个镖师，亮着这伍天麒一面金剪镖旗，可以说畅行四方。

然而今日这狂风之夕，苦道长途，这位老人家居然亲自出来了，这简直不能不说是奇迹。

原来那白马之上的少女，正是老人独有的掌上明珠，芳名青萍。这伍青萍自幼追随父亲练成一身惊人的绝技，尤其擅打一种暗器。这暗器名唤“金风剪”是伍天麒独创的暗器。一手三剪，这是他父女独有的绝技，因此武林中都给了这姑娘一个绰号叫“金风剪”，早在武林中引为佳话。

到底这是一趟什么镖？居然能令他父女一齐出手，而且八位镖师也出来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。

原来这条秦岭侧道，风传最近新出了一位绿林怪客。谁也没看见过这怪人是何容貌，只知他掌中是一面怪旗，近月来折在他手上的成名镖师不知凡几。这位铁旗怪客，好似专门和镖师过不去似的，一般商旅任你带着多大财产，照样通过无事，只要是保镖的，那就算倒了霉了。劫了镖银不说，多半还得把命赔上，手段之厉，下手之毒，可谓之开绿林之始。因此风传之下，这位老人家却不得不谨慎了。正赶上要往川地走一趟镖，所以这伍天麒一反往常，亲自出马率众押镖。

然而这并不是主要的理由，主要的是他这位掌上明珠伍青萍小姐已到了及笄之年，自幼已许配给云南点苍山前辈异人龙可忠之子龙匀甫为妻，此次行镖就便是送女出阁。在这双重的情形之下，这位老侠客不得不亲自出马。大江南北此时都已获悉了这消息，认为这一次那铁旗怪客可碰见扎手的

人物了。以金剪手伍天麒那种惊人的武功，江湖上都认为那铁旗怪客一定是望名生畏，绝对是不敢再轻易招惹这位老镖师。就连那伍天麒自己，想起来也有如此感觉。他常常想：

“如果这使铁旗的小子聪明的话，他就应该这一次躲得远远的。否则，嘿！我老头子晚年可又要开次杀戒了……”

他是那么的自信，充满了豪气，就象他年轻的时候一样……

此时绕过了这山口子，眼前形势愈发陡峻。这伍老镖头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，对身侧的女儿笑道：“那铁旗怪客要是果在此处盘踞，那么这里形势是十分险要，真可谓一人当关万夫莫入……”

伍青萍闻言一翻秀目，在马上笑道：“爹！人家都说这铁旗怪客厉害得很呢，大概知道爹要来了，吓得他跑了……”老人手捋银髯笑道：“但愿如此吧，我老了也真不愿再多惹事了。”二人正说之间，忽听铃铃一阵破空之声。伍天麒猝然脸色一变，啊的叫了一声，仰头一看，正是一杆黑羽朱杆的雁翎响箭，一闪即往对岭逝去。他父女猝然拧缰勒马，遂听前行人马一阵吆喝，俱都停马不前。那八位镖师有四位已亮出了兵刃，转马驰近了镖车。另四位却是勒骑不动，喊镖的趟子手老霹雳李茂森，此时也已见状。他是老江湖了，押镖以来，见过多少惊险场面，一见这枝雁翎响箭，就知是绿林中踩盘子的信号，那能不惊？此时见状扭骑催马，拨刺刺已驰近了伍天麒父女，低道：“当家的！可有点子啦，这地方可太不利了，你老人家可想个办法……”

伍天麒双目环扫了四下一番，也发觉此地势太窄，动起手来难以照顾镖车，不由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你前面带路，出了这岔口子再说。我倒要看看是那

道上的人物，居然给我老头子过不去……”

这老霹雳李茂森闻言后答应了一声，掉转马头口中吆喝道：“镖头说立即护镖前行……”跟着领先催骑，又吼了起来：“镖——镖——秦顺——秦顺——”

“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”声调悠远；四谷迴环不绝！

伍老镖头在马上一打量四山情势，也不由心中暗惊，暗忖好一番地势。穷目所望奇峰凸云，峭壁林立，老藤纠葛，展延皆是森森的茂林。这绿林人居然盘踞于此，只此见识气魄已透着不凡。

伍青萍此时蛾眉深锁，挨近父亲道：“爹……我们还是绕道吧……”

金剪手伍天麒闻言，一耸那两道白眉怒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……”

伍青萍不由脸一红，吃吃道：“女儿总象觉得这一次不大吉利似的，爹岁数也大了，何必再和这般绿林小丑一般见识？”

伍天麒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真是满口胡说八道！我金剪手自吃了这口饭以来，何曾作过这种丢脸的事？你不要替爹担心了，谅这等小辈又能把我父女如何……嘿嘿……”

这老人冷笑着，那一双细目乍开又阖，眸子内透出怕人的光芒，他依旧是带马前行。

转眼间这一行镖马又出去三四里。眼前地势高亢，多松柏，大都高可参天，垂隐数里。除了这一行人马走路之声，再就是飐飐如哨的风声。

很奇怪，自从那支响箭消逝以后，竟是没有任何动静，愈发的令人不解了。

伍青萍展眉一笑，说道：“倒是这伙贼人听到喊镖，知道是我们泰顺镖局的镖，吓怕了吧？”言罢又看了父亲一眼，抿嘴一笑，伍天麒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……你太幼稚了……正因为这伙贼子一直不出来，才愈是不凡，你等着看吧，事情没了。只是我奇怪，难道还真有明知我老头子亲自押镖而来，却胆敢来劫镖的人么？这人真是不简单了……”

俗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这位老镖头果然见解不凡。就在他这话才一说完，又是一阵“铃铃……”划空之声。这一次却是一支白杆红翎短箭，直往侧面林内射去。伍天麒冷笑了一声，看了自己女儿一眼道：“怎么样……”遂再向前面赶子手李茂森喝了一声：“亮旗。”

那李茂森答应了一声，遂至第一辆镖车上拔下一面金杆大旗，迎风一晃，已将这面大旗给亮了开来。金剪手伍天麒仰着脸看着这面金边大红色、绣着一个“伍”字的旗帜，不发一言……

此时众镖师也都感到事情不简单了。按说这代表伍天麒的旗帜一亮，无论那道上的好汉，都该知道伍老镖头已到了，多少总要买些面子，所以这些镖师此时心内都很紧张。

伍天麒看了一下左右形势，正是一块山崖的尽头，再行就是平地了。不由眉头一皱，方料及此处不善。果然弓弦响处，一支利箭直奔老镖头头顶上射来。伍天麒不由冷笑一声，容这箭已来至头上，突翻右腕，以中食二指向这箭杆上轻轻一钳，竟给钳住。

他先不往那箭身看，却冷笑了一声，朗声道：“是那一道上的好朋友？何妨请出一见，伍某这里候教了……”

言才毕，果闻哈哈一阵怪笑，声音颇为苍老。这人笑声甫停，却也朗声应道：“盛名之下无虚士，金剪镖王果然是不

凡，我岳某见识了……”遂又闻其喝了声，“欢迎伍镖头。”紧跟着铜锣响处，竟由山道两翼，出来了百十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俱都是手持厚背鬼头刀，一色的血红衣，显得十分劲壮。

这两队壮汉一出呈弧形将这山道横拦了个密，俱都虎视眈眈的目瞪着对方，客客不发一语。

伍天麒此时已带马至前，单手抚着银辔，象是没有事似的，似这样颇有一会儿，才见由一羊肠小道上，谈笑着走下了两个人来。

为首一人是一六旬左右的矮小老头，脑后一条花白小发髻，长仅数寸，身着古铜色马裤褂，青缎子的便履，面颧高耸，左额上还多了一颗挺大的黑痣，手中一只长旱烟袋，边走边吸。其背后一人年也过了五旬，赤红的脸膛，一身蓝缎长衫，背后却斜背着一对凤翅紫金钯。由二人这一副外表打扮，及其从容的态度判来，已可知绝非一般江湖上绿林盗贼可比拟。

此时那为首老头边走边笑道：“久仰了，伍老镖头。我兄弟强留大驾，实非得已，无非是想给你老人家攀个交情，就是不知道老镖头肯不肯赏脸了……”

说话着二人已走至道中，往路中面朝伍天麒等人一立。那老人依旧狂抽着旱烟。这番话明明是对伍老镖头而发，却连对方正眼都不看一眼，那份姿态简直是狂傲已极。

伍天麒暗中已打量了这二人一个清楚，只是却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双人物，不由从鞍上慢慢翻身而下，双手往大袖内一拢，微笑了笑道：“恕在下眼拙，竟不识二位尊姓高名，请两位朋友报个‘万’儿吧……”暗中却是有意讥讽二人为武林中无名之辈。此言一出，二人脸都不由一阵红。

那五旬左右的老者，闻言后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兄弟本是